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骗中骗

Thinking Inference Discovering Thinking Inference Discovering

陈翼浦 著

警探雷鸣 系列推理小说(之一)

骗 中 骗

陈翼浦 著

(京)新登字 17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骗中骗/陈翼浦著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 1997

(警探雷鸣小说系列; 第一辑)

ISBN 7-5059-2534-2

I. 骗… I. 陈… II. 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—选集

N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03399 号

骗 中 骗

——《警探雷鸣》小说系列(第一辑)

陈翼浦 著

*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)

永清县第二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8.5 印张 2 插页 190 千字

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7000 册

*

ISBN 7-5059-2534-2

I · 1873

定价: 12.20 元

目 录

锋芒初露	1
假案成真	18
孤 独 者	42
克里斯蒂的教唆	91
“妹妹”阿馨	129
我想有个家	179
骗中骗	223

锋芒初露

1

警探雷鸣系列·锋芒初露

1

.....

灰色的峡谷，坡险、谷长，不见寸草，但见崩裂坠落的碎砾。其间，有一堆高高隆起，宛如一副有鼻、有眼、有嘴的人面，硕大无朋，顶天立地，酷似一尊严峻而冷漠的泰坦神像，那宽阔的天庭，足有百英尺高，巨大的嘴唇一旦开启，发出声响，定会震得天塌地裂。

我，像一只柔弱而无知的小鹿，在这恐怖的峡谷中奔窜着，探寻着生存之路。

突然，狼嗥般的号角声响起，从人面巨石后面闪出一帮土著人，他们裸着紫铜色的躯体，手执长矛、石块，面目可畏，杀气逼人。我瑟缩着，跌跌撞撞地夺路而逃。他们吼叫着，将手里的石块一齐向我抛来，一块正中我的右肩……

我被惊醒。

“对不起！”一个正在往车门挤去的乘客向我道着歉，因为他的皮箱撞了我的右肩。

列车已进大雨庄站，梦中那狼嗥般的号角声，竟是站里机车的鸣叫。

我余悸未消，额头依然沁着冷汗。我知道，梦中那险怪

的峡谷，正是霍桑的小说《人面巨石》中描写的场景，至于那土著人的出现则是梦中常见的心理错乱。险情横生，邪恶相伴，我不知道，别的人最初踏上这令人生畏的险途是否也像我这样惴惴不安。

我的穷酸模样不会招来什么好感和礼遇，普通的蓝裤，由白变黄的T恤衫，没有丁点儿时髦色彩。

我很受那些以貌取人者的歧视，但我不在乎，就说刚才验票时的情景吧。

“你有票吗？”乘务员把我当成了扒车者，用含有预设的问语喝道。

我不敢怠慢，忙挺起身，去摸左面、右面、后面的裤兜，一无所获。

“快点，别磨蹭！”他已在训斥我。

我又将手伸进挎包，仍无所获。

“快点，没票别耍赖！”他已认定我是没票了。

他的肝火在升温，幸好，在尚未达到白热时，我在《霍桑短篇小说集》中找到了车票。他狐疑地审视了半天，最后还瞪了我一眼。

从这粗暴的态度，我看出他不是一个好乘务员。

我受到了非礼的待遇，我有我的事，不想惹他。

“你的票！”他又去查询我左边临窗的同座，仍是一副冷面孔。

我的同座与我一样不讨人喜欢，他约摸40岁，雪白挺括的硬领衬衫，已穿得十分腌臢，领口和那高挽起的袖口，早已蹭出了油亮的黑圈。

“给您，俺早就预备下了，”他弓起身，递过去票，龇着一口因长期饮用硬水而锈蚀了的黄牙说，“俺是乡镇企业的

负责人，人称‘企业家’，经常跑外，知道验票这事。”

说着，他瞥了我一眼，他也在傲视我。

“你的提包为什么不放到行李架上去？”这又是一句含有预设的问话。

企业家凑到乘务员的跟前，诡秘地说：“放在这里安全。”

乘务员微微点了一下头，转身走了，没有再去查询别人。

我对我的同座早已怀有不满，双人座，加了一个提包，挤占了我的“领地”，幸好我身材瘦狭。见他借机自我炫耀，还傲视于我，我愈加反感。

我有我的事，不愿计较他。

没有人爱理他，因为他除了自我炫耀以外，别无谈资。可他又不甘寂寞，曾多次与对面的人搭讪，都没有得到热情的反应。至于我，是不值他一理的。

列车出了大雨庄站，躁动的车厢重又平静下来。

对面的两个人已经下车，我们这四个座位构成的小天地，显得十分冷清。

百无聊赖的企业家，从提包里掏出了一个手持游戏机，玩了起来，还故意让它发出“嘟嘟嘟”的声响，唯恐别人不知道。从那声响，我听得出，他十分迟钝，方块落得很慢，堆不到一两千分，就又重新开始。要是我，堆上十几万分是不成问题的。

“乘客同志们，现在请欣赏钢琴独奏《土耳其进行曲》。”车厢里的广播喇叭说。

这倒引起了我的兴趣，刚才播的那些文理不通的广播稿、广告和那游戏机的“嘟嘟”声一样，令人讨厌，这回总

4 可轻松一下了。

“真可笑！这怎么会是《土耳其进行曲》？真可笑，《土耳其进行曲》应该是……”我背后传来了一个女孩子的高声议论，说着还哼了起来。

“嗨，现在的人，素质太差，层次太低，对高层次的艺术就是一无所知。”另一个女孩应和着。

她们议论的音量大大超出了交谈的需要，显然是想惊起四座的注意，这又是一种自我炫耀的心理。

其实，她们对这首乐曲的议论是错的，莫扎特和贝多芬都写过《土耳其进行曲》，她们只知前者，不知后者，此时放的正是贝多芬的。说别人无知，自己也不过一知半解，这种可笑而可悲的自命不凡，正是某些青年学生的特有心态。我断定，她们是大学生，在北京读书，暑假离京，不像是去旅游，而是回家，因为她们操着一样的乡音。

短暂的思考之后，我重又沉浸在那轻快而跳荡的旋律之中。

2

“请问，这里有人吗？”一对青年男女走来，指着我对面的座位问。

“没有，没有。”企业家热情搭话。

他们坐了下来，女的临窗，男的靠里。

那女的，上着浅粉色紧身背心，下着白色超短筒裙，就像维克多·雨果《笑面人》里的荡妇那样：“她身上能够露出来的部分，都露出来了。”

我侧头望着窗外，余光中看见正在低头玩游戏机的企业家，几次翻动眼皮，偷看桌下那双伸过来的玉腿。

那对男女十分狎昵，不停地调笑着，不久，竟放肆地动作起来。男的死命地把女的抱在怀里，亲这亲那，摸来摸去，女的假意挣扎着，嘴里还不停嘟囔：“你尽欺负人，回去我就上你们家告状去。”

那企业家的眼皮，翻动愈加频繁，游戏机的“嘟嘟”声时断时续，周期愈来愈短，总是从头开始，他已经乱了方寸。

列车减速了。

“到贾村了！”企业家突然懵懵懂懂地喊了一句，同时望了望对面的男女。

这一喊，真的惊动了他们，男的撒开女的，紧张地朝窗外一望，松了一口气：“早着呢！”而后，两人依偎着，没有再闹。

我想，企业家的喊叫，无非是想显示一下自己的预见能力以取悦于人，抑或是想摆脱一下这难耐的孤独。可他由于判断失误而栽了面，只好重又埋下头捏起游戏机来。

车为什么会减速？我倾斜身子一看，这个车厢的通道，与后节车厢的通道，已不是笔直状态，显然是车走上了弯道。从减速的持续时间之长，可知这是一段曲折较大的长弯道。记得出门前，我曾在一张军用地图上看到过，它位于贾村站北，大约有半个小时的路程。

那女的似乎被企业家的“嘟嘟”声吸引了，她理了理蓬乱的头发，探着身子问：“大哥，你玩的是什么玩艺？”

“游戏机，堆方块。”企业家迅速作出了反应。

“教我玩玩，好吗？”

“好，好！”企业家受宠若惊地欠起身子向对面凑去。他教，她学，他多次寻机去接触她的手指，她没有躲闪。

男的点燃一只烟，独自吸着。

“光你一人玩，别人多闷得慌！”吸完烟，男的耐不住了，从裤兜里掏出一副扑克牌，拍在桌上。

“真没出息，10分钟没理你，就受不了啦，”女的用怜悯的口吻数落他，“好，‘争上游’！”

企业家失意地收起了游戏机。

“同志，一起玩，好吗？”没想到，那女的竟来招呼我。

“我不会。”我推辞着，我有我的事，不想和他们打交道。

“不会？不可能，三缺一，我们没法玩，您就陪陪我们吧！”她央求着，说着，还伸手来拉我。我闪开她的手，借势一撑座位，直起了身子。

见我没再拒绝，她又进一步提议：“这样吧，您和大哥换个地儿，我和大哥一头。”

她的话还没落地，企业家已经欣喜地站了起来，我也只好挪到他那里去了。

我无心玩牌，绝无“争上游”之意，只是应付着，尽管如此，我们这头儿还总是赢，因为那企业家总是乱出牌，不知是智能太低，还是心不在焉。

玩了两把，那男的伸了个懒腰，看了看表：“不玩了，得上厕所。”

女的也随他而去。

我又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。

1分钟后，女的先回来了。

“大哥，你还没教会我玩游戏机呢！”她媚声媚气地说。

企业家忙又殷勤地凑了过去，也许是面对面不便教学吧，女的一把把他拉了过去：“您就坐到这边来吧！”

企业家稍显局促地坐在了她旁边，女的又向他凑了凑，他们头顶头，身挨身，宛若情人一般。

“你要喜欢，这游戏机就送给你吧。”企业家有点忘乎所以。

“能让我玩一会儿就够了，要您的东西，多不好意思，”她撒娇说，“大哥，你真好！”说完，竟把头依在了他的肩上。

“别，别，他来了！”企业家胆怯起来。

“怕什么？他又不是我们家的人，他管得着吗？”女的非但不怕，反而把手搭在了他那黑黝黝的旋着粗筋的胳膊上。

男的回来了。企业家忙站起让座，又被女的拉了下来。

男的无奈，只好坐到我这边来，他朝窗外愣了一阵，百无聊赖地趴在桌上，索性睡起觉来。

这下，企业家可放肆了，他佯装着望窗外的景色，一手竟按在了她裸露的大腿上，身子向她压去，脸几乎贴在了一起。两人还不停地相互耳语着，从远处看，就像在亲吻。

两人越贴越近，双人座的里端，已空出了近一半。

列车开始减速，这回真的要进贾村站了。

“别睡了。”女的推开企业家，使劲去拍那男子的脑袋。他哼哼着，慢慢抬起头，眯着惺忪的双眼，抹了一把嘴角的涎水。

窗外已见月台。

“拜拜，大哥！”女的甜甜地摆着手，随那男的向门口挤去。

企业家呆若木鸡，舌头使劲舔着那颤动的嘴唇。

这是个小站，停车时间短暂，下车的人们迅速地向外运动着。

“大哥，大哥！”窗外传来了娇柔的呼叫。

企业家像被弹簧弹起，一下跳到了窗口，将大半个身子都伸了出去，一把拽住那女的硬是不撒手，嘴里不停地叫着：“小妹，你真好！”

汽笛响了。

那个热心的乘务员走来干涉，让企业家缩回身子去，说他已属“危险动作”。女的乘机抽回被钳住的手，扭着腰肢，挥手离去。

车启动了。

企业家紧闭双眼，像一具僵尸，直挺挺地坐着。3分钟、5分钟、10分钟……一直保持着这个“造型”。

一出X级戏剧散场了，我们这个小天地更加显得冷清。

3

下一站是终点。

我提起挎包去上厕所，回来后，那企业家已不知去向。

我重又掏出《霍桑短篇小说集》，没看两页，便有人来打扰：“同志，请你来一下。”

我抬头一看，是个乘警，他把我引到前面车厢的一间办公室里。

办公桌后坐着一个40多岁的人，身着一件旧军用涤纶衬衫。

“我想询问你一些情况。”他表情严峻地说。

我意识到，他是一位警官，因为我注意到“询问”一词，它是对知情人的专门用语。可他似乎又把我当成了涉嫌者，因为他对我十分不客气，明明有椅子，却连“请坐”都不说。

我想，一定是发生了案子，便顺口答道：“愿意提供情况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我想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，不然您不会把我叫来询问，但到底是什么事，我不知道。”

他听我强调“询问”一词，眉头一皱，又增添了些狐疑神色：“这么说，你和我们打交道已经不是一次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我只能这样答。

“好，既然如此，就不用再交待政策了，”看来他已经认定我是有前科了，竟使用了对惯犯那样的口气：“你旁边的那位乘客，丢失了钱款，希望你能主动提供情况。”

唔，原来如此。

没错，一定是我上厕所时，企业家发现钱款失窃，到这里报了案，而且认定是我所为。

他们又在以貌取人，我知道，我很像玉流扒手。

太突然了。

面对那位警官咄咄逼人的询问，我无暇思考，只能追忆。我知道，任何轻率的稍有倾向的叙述，都会导致不正确的结论，因此，我只是尽量客观地把刚才的见闻述说了一遍。

“好，就你所说，我想提两个问题：第一，你预先知道他那提包里有钱，是吧？”

我懂得，这是关于作案动机的调查。

“我只知道他的提包里有重要的、怕遗失的东西，因为他不愿意把它放到行李架上去，至于是不是钱，我不知道。”我如实答道。

“第二，在打扑克时，你曾经较长时间地直接接触过那

10 提包，是吗？”

我懂得，这是关于作案时间的调查。

“是的，”我无法否认这一事实：“但是，我并没有去动它。”

这后一句的辩解是难以让人相信的，知道提包里有钱，又有充裕的作案时间，哪个梁上君子会无动于衷？即使是初学乍练的新手也会一举成功。

“希望你就这两点，再深入具体地谈一谈。”他在逼近。

我不能乱说，我需要思考的时间：“我回去想想，再找您谈。”

“好，希望你能抓紧时间，把事情交待清楚。”

天啊！他竟用了“交待”一词，看来我难于摆脱了。

时间是得抓紧，因为很快就要到达终点站。

我又回到原座位上。

第一次出行就有这样的遭遇，我十分懊丧。

钱，一定是他俩偷的，企业家对那多情的男女是深信不疑的，可我却觉得他们有些异常，他们是居心叵测的，这是我凭直觉作出的判断。

直觉，在许多情况下是对的，但它终究不是有根有据的、合乎逻辑的推断，因而是没有说服力的，这样去向那位警官“交待”，肯定是交待不过去的，他一定会说我是在解脱自己。

无意中，我发现在右前方不远的座位上，有个眉清目秀、憨态十足的姑娘，正在直勾勾地盯着我，我们目光一遇，她慌忙闪开，头也低了下去。她穿着干净、整齐，没有一丝褶皱，似乎是刚换洗过的，两手空空，连女士常带的小手包也没有，她绝不是远行的乘客。我清楚记得，那个座位

本是空着的，唔，一定是那个警官来的。她在盯我的梢。遗憾的是她不会干这种差使，因为她选择了个最忌讳的位置；她也不适合干这种差使，因为她缺少必要的胆量和魄力。

不过，她的娇憨倒很可爱。

异常现象是破谜的突破口，而人之常情则是辨别异常现象的重要准绳。

那女的对粗手粗脚、发散着臭汗味的企业家的深情迷恋，那男的毫无嫉妒之心的宽容大度，都是人之常情无法解释的。

异常的行为来自异常的目的，他们别有所图，为了掏包，除此，无法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。

看来，他们预先并不知道提包里有猎物，只是碰碰运气而已，但是，策划之周密、配合之默契，是随意的动机所不可及的，我总觉得其中还有许多未知的东西。

“咱们从哪个门下车？”坐在我背后的那个大学生已经准备下车了。

“当然要从离出站口近的门口下车喽！”另一个大学生自得地答道。

出站口？从离出站口近的门口下车？

有戏！好一个柳暗花明。事实比推断更重要。事不宜迟，我一拍脑门，直奔那位警官的办公室。

4

时间已十分紧迫。一进门，我没等他发问，便像大学生演讲那样，滔滔不绝地陈述起我的推理来：

“她们在企业家面前肆无忌惮的调情，是为了‘馋’他，

使他入套，他还真的神魂颠倒了。

“那女的，反复强调他们不是一家人，是为了打消企业家的顾虑，助长他的胆量，使他陷得更深。

“打扑克，也是个圈套，女的让企业家坐在她对面，不只是为了勾引他，最重要的是要我坐到企业家的座位上去，造成我直接接触提包的事实，以陷我于罪。

“距贾村站十几分钟时，她们二人同去厕所，是去商量最后的行动计划。

“女的先回来，以富于性感的语言和动作，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勾引，目的是调虎离山，使企业家忘乎所以，为男的坐到企业家的座位上去‘探囊取物’创造便利条件。

“下车前几分钟，还要睡觉，这不可思议，毫无疑问，那男的在佯装睡觉时下了手，趴在桌上，正好可以挡住企业家的视线。”

那警官一下怔住，双眉紧锁，呆呆地听着。

“那女的两次强调他们不是一家人，是故意说给企业家听的，是一种手段。如果当真那样，谁都要千般掩盖，而不会公开声张，她所以这样无所畏惧，是因为他们是一对真正的夫妻。我特别注意了，他们两个人戴着一般无二的桃心形戒指。他们不是出差，也不是旅游，因为他们穿着简单，没有任何行囊和衣物。他们也不是顺手牵羊的偶然行窃，因为他们配合得十分自然熟练，天衣无缝，看来是专门行窃而且多次得手的老搭档。”

那警官陷入了困惑，竟没有注意到我的话已结束，又愣了半天，才不解地轻声问道：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和您是同行，叫雷鸣。”我掏出工作证递了过去。

他眯起眼，仔细地审视着，又望了望我，看来是在核对

照片，看完后转而客气起来：“请坐，请坐！”说完，给我递过来一杯水。

“真看不出你会是个‘公安’。”

“我是搞内勤的，因为我生相文弱，不善格斗。”

“没到这边来过？”

“没有。哪儿都没去过，这是第一次出差，是去执行一项重要的调查任务。您也知道，没有特殊需要，我是不应该表明身份的，现在必须如此了。”

“干多久了？”

“半个月前刚从学校毕业。”

“哪个学校？”

“公安大学。”

“太巧了，我也是。那个教《刑侦心理》的陈暮成老师还在那里吗？”他用聊天的口吻，慢条斯理地问我。

时间这样紧迫，他竟有这样的闲情？我知道，我还没有取得他完全的信任，他是在考察我。我并不怪他，只想快点结束这一程序。

“准确地说，您不是公安大学的正式毕业生，您是从军队转业下来到公安系统工作的，只是在第二期公安业务进修班上学习过一年。您叫李大进，是优秀学员，枪法很好，曾受过学校的表彰。”

他二目圆睁，表情凝固着，像一尊石膏像。他无论如何也弄不清，我怎么会把他的底细道得如此准确无误。没等他发问，我便作出了解释：

“陈暮成老师是专授《刑侦逻辑》的，仅仅在第二期进修班讲过一次《刑侦心理》，因为那时缺老师，所以我想您一定是那个班的学员。那个班的学员大都是转业军人，我想